



回 潮

——复古的文化

〔美〕伊丽莎白·E.古费 著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回 潮

——复古的文化

〔美〕伊丽莎白·E. 古费 著
王之光 译

商 務 印 書 館

2010 年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回潮:复古的文化/(美)古费著;王之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ISBN 978 - 7 - 100 - 07055 - 3

I. ①回… II. ①古… ②王… III. ①文化理论—研究②艺术理论—研究 IV. ①G0 ②J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58253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回 潮

——复古的文化

〔美〕伊丽莎白·E. 古费 著

王之光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07055 - 3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开本 880 × 1230 1/32

2010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6

定价:18.00 元

Elizabeth E. Guffey

RETRO

The Culture of Revival

Copyright © 2006 by *Elizabeth E. Guffey*. Chinese(Simplified Characters)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10 by The Commercial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根据 Reaktion Books Ltd 2006 年英文版译出

目 录

导论 回眸我们现代化之时 /1
第一章 新艺术派又翻新了 /23
第二章 现代派的时代 /62
第三章 再造的 50 年代 /95
第四章 昨天的明天的诱惑 /131
跋 /158
引文出处/165
阅读书目和影评选 /180
鸣谢 /183
照片版权鸣谢 /184

导 论

回眸我们现代化之时

1966年，伦敦维多利亚-艾伯特博物馆启动夏季展览季的时候，却没有想到，19世纪一个默默无闻的素描者、插图画师的回顾展，竟然门庭若市，热闹非凡。短短四个月，登门参观者就不下十万之众，比亚兹莱(Aubrey Beardsley)作品展是人们记忆中参观人数最多的版画、素描展了。展览引人入胜，是因为有口皆碑，兼有丑闻的迹象，观众广受怂恿；更有开展不久，伦敦市警察曾经以内容淫秽的指控，扣留了博物馆附近一家店铺里的比亚兹莱版画。人们排起了长蛇阵，去博物馆观赏突然间臭名昭著的美展，那是一批色迷迷的色情狂萨堤罗斯、萎靡不振的青年、丰满的女巨人，忸怩作态，摆出异乎寻常的姿势。约翰·拉塞尔在《艺术新闻》上撰文说，公众“往往被巨型阴茎、奇异屁眼的报道搞得心动……必须承认，他们并没有白来”。¹已近古董的比亚兹莱，在世时从未举办过画展，却被奉作了“伦敦的新英雄”。²

比亚兹莱的遗作展产生了无害的兴奋点，官方的弹压有着醉人的意味，这种感觉也曾弥漫在甲壳虫乐队的音乐会、时兴迷

你裙等当时的流行趋势中。就像甲壳虫狂热一样,“新艺术热”影响了西欧和北美的通俗文化;³1964年,《时代》周刊矫揉造作地宣告,“新艺术复苏”已经来到,其形式“旧中有新”。⁴对新艺术的兴趣复苏,在60年代登峰造极,其形式从学术性的博物馆展览,到批量生产的墙纸都有。而且,随着60年代的通俗文化开始变化,这一发霉的八旬老运动的残余成了性感、青春反叛的句法。老风格对于意象意识强的平面设计师有用,引发了一波摇摆震颤的排版插图作品,丰富了通俗的图像和艺术的图像。19世纪末这一艺术设计运动与60年代的反文化(counter-culture)相纠缠,导致1967年《时代》周刊将青春时髦的朝圣地圣弗朗西斯科(旧金山)更名为“新弗里斯科”(Nouveau Frisco)。

表面上,这一重新发现仿佛呼应了艺术史上其他运动和风格的复活。不过,比亚兹莱,乃至整个新艺术运动的复兴,充盈着一种新的感悟,使之与19世纪的复古派(revivalism)分开。比亚兹莱和新艺术运动时期缺乏模糊不清的中世纪遗风的光环,缺乏上一个世纪哥特式古典主义复兴中弥漫的古代权威。对于19世纪末叶的艺术设计重新感兴趣,说明了战后一个独特的倾向开始了:大众渴望着越来越快地恢复仍然属于现代的先前时期。不过,这一倾向不应该等闲视之,说它仅仅是一系列自反性的风格姿态。依我看,可以实用性地把它看作一种颠覆,艺术文化的先锋派为了向前走,开始向后看。这些群体对待过去的态度迅速传播开来,但这种观念的延伸对于广大的主流文化也是一种免疫接种。历史学家詹明信(Fredric Jameson)说过,由于社会已经发展,它找到了给自己讲述自身历史的新方法。⁵回潮让我们学会如何对待现代的去(the modern past)。

一词多义

伏尔泰说过,历史不变,但我们对它的要求会变。“回潮”的含义具有弥漫性,有点不精确;过去三十年来逐步潜入日常用语,却没有人去给它下定义。“回潮”的新词用来描述文化癖好、个人趣味、科技废弃物、世纪中叶风格,随便脱口而出,超越了俚语的范畴。尽管是近年所创的术语,却也可以描述 1966 年比亚兹莱展的氛围及其后果。“短期狂热”、“时尚”、“复活”等语汇围绕着复活的新艺术风格打转,但“回潮”是 70 年代初获得其现在的含义的。尽管回潮容易解读为回顾过去,它魅力无穷,潜在的意味往往被忽视。

回潮可以充当“老式”或“陈旧”的时髦同义词。例如,摩纳哥旅游局最近对标准线路作了重新包装,其中有参观王国的蜡像馆和拿破仑大事记展览,称为“回潮日:历史传统游”。这种形式的“回潮”充其量是充当“不朽”、“经典”的文化广告;“回潮”产品、地点、观念可以承担符号的身份,指称一个逝去的未定义时代。这种“回潮”拥有深沉的情感魅力,它拥抱着回顾永恒“大街”的购物城,亲近来自家族烹调书的菜谱。

然而,这个单词也可以是速记,替代处于战后复苏时代的一个时代风格。在美国,回潮常常描述世纪中叶的美国物质文化,包罗了鞍脊鞋、尾翼、埃姆斯家具、郊外别墅。这种回潮受到收藏界和怀旧派的追捧,可以扩大到包括 50 年代和 60 年代对当代形式的影响,其中有升级版迷你宝马和大众甲壳虫汽车。可是这个说法也适用于 50 年代的各种亚文化:发祥于波利尼西亚的 Tiki 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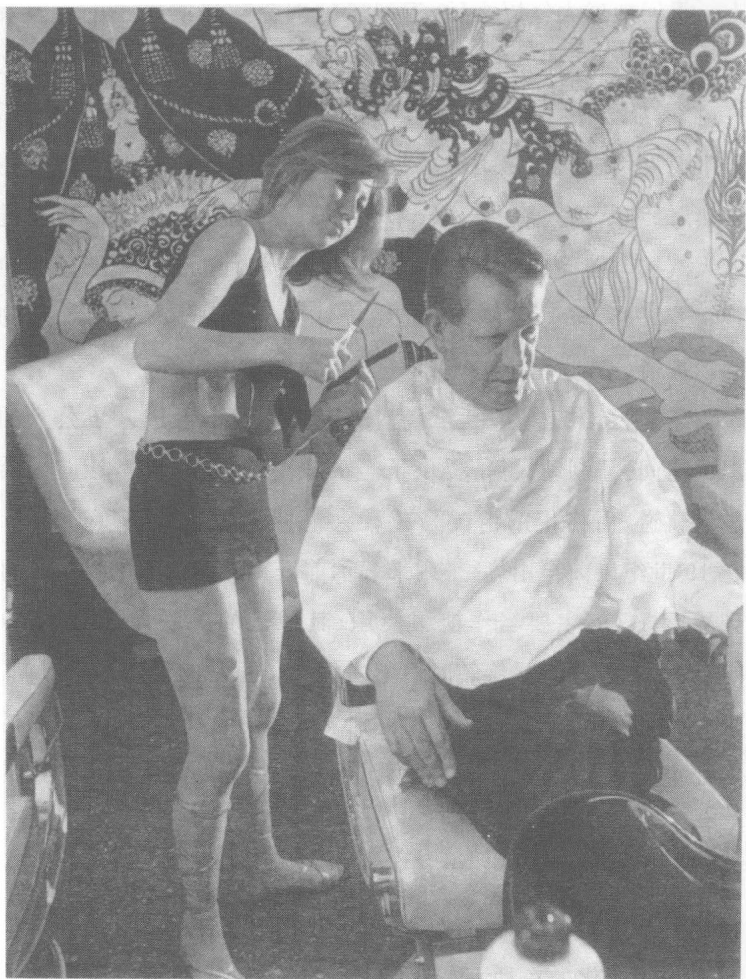
乐流行音乐或休闲音乐,以及少年犯偏爱的 T 恤皮夹克风格。

回潮又可以描述一种人生观,依附于过去的价值观旧俗的一种癖好,或者内在的社会保守主义,大众化报刊上将它与在家自学和拥抱传统性别角色之类的社会现象相提并论。这种回潮态度不仅仅是追求简朴的生活,还有隐晦的怀疑,认为近年的社会、文化、政治发展都有深刻的腐蚀性。

回潮还可以暗示科技废弃物:机械打字机和收款机成了回潮。更有甚者,一度定义现代化消费科技性质的小发明,例如八声道磁带录音机、笨重的无绳电话,如今都刻有回潮的烙印了。专门用于过时的科技产品的一整个亚文化发育起来了:例如回潮游戏的热衷者把废弃的视频游戏重新配置,放在今天的电脑上玩,还有人修复旧电脑,享受“原汁原味的”游戏。为了不合潮流而寻求不合潮流,回潮超越了时代风格或者个人癖好。

回潮被斥为时髦的新玩意儿,是通俗文化大胃口的食料,但它最有说服力的含义往往被忽略:回潮说明了大众与过去的关系有了根本的改变。除了用小阳春一般的新玩意儿表现旧形式,回潮还忽视遥远的学问,而聚焦于最近的过去。例如它忽视中世纪或者古典时代。它半是反讽,半是渴望,以不伤感的怀旧来审视最近的过去(the recent past)。它不关心神圣的传统,不关心加强社会价值观,往往回避历史的精确性,暗示着一种颠覆。1966年,伦敦的参孙—大利拉理发店,都是身穿比基尼的女职工当班,她们在装饰着比亚兹莱风格壁画的理发店里从事理发生意,对19世纪的色情幻想世界眨眼点头。回潮从过去援引来风格,却用于异乎寻常的背景;迷惑地从远处观察过去,黑色的幽默将世纪中叶的大众饮料重新调和,以“原子时代的鸡尾酒”端上来。回潮向后瞥一眼,看着仍然属于现代的旧时代,回

避了扭曲“现代”的实证主义进步观。更具有根本性的是，它温和地挤迫我们离开“现代性”的旧观念，走向没有勘察过的未来。复活的文化已经变了。



衣不遮体的女子在参孙一大利拉理发店工作，墙上装饰着比亚兹莱风格的壁画，约1966年。

偏离常规的复古

1962年,约翰·格伦成了第一个环绕地球轨道飞行的美国人。重回地球大气层之后,返回舱的陶瓷防热罩松脱了。如果脱落,他就会在外界华氏4000度的高温中被烧死。为了降低这一风险,航天指挥中心的科学家决定不丢弃防热罩正上方的那组重返大气层时通常丢弃的火箭,希望其金属扣带能够维系住防热罩。“制动火箭系统”(retro-pack)留在原处,但在回收舱进入大气层时解体成了燃烧的碎块。公众和官员们都提心吊胆地观看着,以为航天器本身在燃烧。可是,格伦成功降落后,他的制动火箭(retro rockets)一词进入了大众语汇。

于是,retro随着60年代初的航天时代语汇进入了公众的想象空间。“制动火箭”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反推进力,让航天器进入轨道,而格伦的情况是减缓火箭回落地球的速度。Retro在19世纪以前罕用,后来用来表示前进推力的强大的反推。直到战后,retro主要当作前缀使用,其最近的关联词retrograde[逆行],意思是行星旋转时看上去偏离了正常的天体运行方向。只有到了20世纪末,retro才得到了联想的含义,与航天计划的实证主义和19世纪应用科学背道而驰了,开始象征偏离常规的复古派形式。

所有的文化形式和表达式必然取法于过去,但复古派与19世纪关系密切。当时,系统化的历史研究方法迫使对过去的研究成为职业化的东西,创造了整个的学科,比如考古学和地质学,对于过去的拓展了解也渗透到了其他的学术领域。随着历史上的风格和时代得到辨认区分,艺术家、设计师、建筑师便加

以挖掘,以便表达严肃的当代主题,比如民族主义和道德性。从华莱士收藏(the Wallace Collection)的《亨利三世和大使们》(1827—1828),那是英国画家波宁顿(Richard Parkes Bonington)的画作,到殖民地复古家庭的假护墙板,对于信仰和民族事实(nationhood)的追忆具有历史细节上的精确度。建筑师皮金(A. W. N. Pugin)认为,哥特式建筑似乎体现了自己生活中所追求的精神性,而哥特式复古就好比 he 拥抱罗马天主教。拜占庭建筑给予巴尔干国家的建筑师以灵感源泉,他们刚刚从土耳其统治下站起来嘛。西班牙的穆德哈尔(Mudéjar)复古回味了国内的伊斯兰教之根,美化了教会和斗牛场。

回潮与植根于远古蒙昧领域的 19 世纪复古派不同,并不怀旧地顾盼工业化以前的时代。对于涉及工业革命及其结果的艺术设计形式有任何迷恋,都会使皮金之类的早期复古派诧异得目瞪口呆,但回潮弘扬了这种风格,凸显了早期改革家往往忽视的工业时代的艺术和大众文化。它对“现代性”爱恨交加,挑战了对于科技、工业,尤其是进步本身的实证主义观点。回潮并不像 19 世纪复古派那样回避“现代性”的征候,而是试图把握现代性的观念、边界,乃至死亡。

复古派的其他形式是抵挡不住这个挑战的,回潮的超然也许是该现象最耐久的品质,凸显了它的反讽立场。旧复古派的严肃宗旨动摇着回潮的不严肃和颠覆性本能。回潮并不发掘过去的骄傲例子,而是混进历史的不开启的密室和不点灯的角落。它凸显大众文化,采纳战后美国的“古级”Googie 咖啡屋建筑和黑帮风格细条纹服,就像采纳埃姆斯椅和包豪斯风格一样随便。不过,回潮的非严肃性不应与轻浮混为一谈。

回潮于 20 世纪 70 年代初开始回忆最近的过去,当时用来形容一个巴黎影评人、作家、时装设计师圈子的作品。陈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抗纳粹、亲纳粹主题的电影、文学类型不断壮大,称为“仿古风格”。不记得战争岁月的年轻一代,欢迎路易·马勒的《拉孔布·吕西安》(《迷惘少年》,1974)之类的电影,它们对于纳粹第三帝国采用抑郁的气氛渲染,既不谴责,也不赞赏该题材。然而,这种电影对战争岁月的风格处理,在许多人看来类似于 70 年代初在巴黎时装商店和跳蚤市场都有的挺括战壕雨衣和战时坡形高跟鞋。一开始是挑战戴高乐主义对于抵抗纳粹侵略的说法,却变成了时髦趋势,刻意混淆了颓废和自由意志论者的典故。

到了 70 年代末,一种具有时装意识却大不敬的回潮版本悄悄来到英语中,其意义飘忽不定,具有含糊的否定,许多人认为它代表一种广告式重复利用过去的欲望。时装记者莫里斯(Bernardine Morris)在 1979 年一篇“回潮模样会成气候吗?”的文章中,使用肯尼迪时代的太空时代行话报道说,“公认为时装在自由、舒适、风格方向进步巨大的若干年之后,设计的前进推力中断了”。⁶可是,时装界、电影界最初使用的回潮,在 80 年代迅速扩大了使用范围。批评家利帕德(Lucy Lippard)在《烫手山芋:1980 年的艺术和政治》一文中,耸人听闻地宣布了艺术世界中“时尚回潮(retrochic)”的来临,将这个现象描述为“披着反文化羊皮的反动狼”。她认为,回潮是作品中采用“性别歧视、异性歧视、阶级歧视、种族歧视暴力”的当代艺术家所应用的先锋派风格形式。⁷她将拥抱社会上不认可的态度作为自由意志论

姿态的艺术家说成是回潮,其中包括自称“受虐婆姨”的一个加拿大摇滚乐团和 1979 年纽曼(Donald Newman)在艺术家空间展出的纸本抽象作品,题为“黑鬼画作”。作为抵制主流的政治社会必然性的象征,利帕德将回潮等同于 70 年代中叶反叛的另一个现象:朋克摇滚乐。然而,她说,时尚回潮(retrochic)并不包含英国工人阶级朋克中可以找到的“粗暴的布莱希特式反讽”,相反,回潮式违规仅仅利用其听众充当可以反抗的家长。⁸不管是圣罗兰(Yves Saint Laurent),让女时装模特穿着战时妓女式的服装走巴黎 T 型台,还是席德·维瑟斯(Sid Vicious),身穿红色卐字 T 恤在巴黎的犹太人居民区游荡,他们代表的回潮在 70 年代吸引了欧美的注意力。不过,最后还是 80 年代后现代思想的扩散,才使回潮得到了持久的意义。利帕德将时尚回潮植根于尖刻而不道德的反叛之中,甚至把《村声》的文章题目叫做“时尚回潮,愤怒的回顾”,⁹但后现代理论家们拥抱回潮,把它当做大众媒体出现后文化改造的例子。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在《模仿和拟像》(1981)的“历史:回潮情景”一章中,描述了当代文化中“现实和理性的死亡痛苦”。¹⁰他审视了近年电影中这种新回潮情感的表现,识别了一系列的通俗历史片,包括波兰斯基(Roman Polanski)的《唐人街》(1974)和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的《巴里·林登》(1975),它们用他所谓“令人不安的”完美再现了过去。¹¹博格达诺维奇(Peter Bogdanovich)的《最后一场电影》(1971)贴近模仿了“美国小城镇的习俗和气氛,像他这样的心不在焉的观众,都会把它当作 50 年代的原作的”。不过,在仔细观察之下,该片惹起了“一点

点疑问:有一点太好了,更和谐……没有那个时代电影的心理、道德、情感污点”。结果,这个“50年代电影的超现实主义复位”体现了鲍德里亚的回潮,一系列的空虚代表形式,只能模拟早先失落的现实形式。

鲍德里亚就像先前的 mode rétro[回潮派]评论家一样,仍然将回潮与电影摄影机的淡出镜头密切相连,他发现的电影时尚现象表明“现实”在衰退。一种不道德的空虚感、道德败落感、衰退、错位——一种任性的怀旧,笼罩着这个题材的广大评论家们。但过去二十年来,自从鲍德里亚发表了评论,回潮的意义继续在演化。从伦敦主营服装及纪念品的礼品店“美国回潮”1986年开张,到20世纪80年代末历史学家梅格斯(Philip Meggs)推出由纽约设计师们领导的平面设计运动回潮,该词汇的含义在扩展。¹²

鲍德里亚认为回潮基本上空无内容,但最近英国历史学家塞缪尔(Raphael Samuel)判断它是“非正式知识形式”。他在《记忆的剧院》(1994)中通过一系列最近四十年来热闹起来的折中主义表达式分析了时尚回潮的征候,从标新立异的服饰和陶瓷纪念品,到“乡村厨房”和60年代“经典”摇滚乐的重新混合。塞缪尔将回潮推下银幕和时装表演台,却在跳蚤市场摊位和窝棚杂志、时髦礼品店、中上标准餐馆徘徊,调查它的影响。他的时尚回潮尤其代表了一个民粹派现象,是逃避既有历史记载、编年史问题和语境的情感,为日常生活的历史崇拜幻想腾出了空间。¹³

塞缪尔迷上了新旧的回潮式融合,聚焦于跳蚤市场酒馆镜

子,镜子上面装饰着丝网拟像,模仿雕花玻璃、格子布、松树的“乡村厨房”,里面则装备了最新颖的电器。然而,正如鲍德里亚所说的,这种再创造都是“有一点太好了”,在他们的意识里有一点太当代了。塞缪尔跟利帕德一样,将 retro 与 chic 耦合在一起,恰如其分地说明了一种强烈感受,它在回顾时牢牢植根于瞬息万变的现在。不过,塞缪尔的时尚回潮在流行文化中占据了广阔的空间,从收藏水晶的新时代派(New Age-ism)到装饰着哥特式百合花形的圆珠笔之类的历史物件。本书以 retro 区分一种更为清晰的情感,它不仅是过去的重述,而且是聚焦最近的过去,哪怕它看上去在昨天才刚刚溜出视线。

新复古派:不伤感的怀旧

1971年8月的一个晚上,尼克松总统抛下诸多的问题,如公立学校取消种族隔离、考虑去共产党中国拜访毛泽东、对他的越南政策的批评、选举连任计划,而去了纽约新婚女儿特里西娅家吃饭。他接着打算去百老汇看当年大受炒作的演出《不,不,纳奈特》,这是一部热闹非凡的音乐喜剧,是1925年轰动剧目的重演,新女婿考克斯(Edward F. Cox)力荐给总统丈人的。演出期间,总统频频鼓掌,剧终后《纽约时报》记者问他对于预告为“1925年新音乐剧”的演出如何评价。总统对演出赞不绝口,宣称自己“赞成怀旧”。¹⁴无独有偶,60年代末《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的大众媒体文章将大量篇幅用于新“怀旧”及其伴随的“复古派”。特罗(George W. S. Trow)1974年在《纽约客》写道,70年代是“怀旧的黄金时

代”。¹⁵1973年一篇题为《为什么热捧“美好的往昔”》的文章，引用了诗人麦克利什(Archibald MacLeish)的话，“人们对于今天发生的事感到幻灭，也就回到历史，寻求摆脱这一乱象的主意”。¹⁶尼克松总统也许是在回应《纳奈特》中最著名的乐曲“我要开心”，他简明扼要地描述了这个感觉：“晚上看了这样的戏，感觉好多了。”¹⁷杰拉尔德·克拉克(Gerald Clarke)1971年在《时代周刊》撰文响应了这样的直率态度，他说，“如果能选择，许多美国人会蒙上眼睛，从帽子里挑选另一个年份来生活——过去五百年中的任何一年”。¹⁸

但是，克拉克很快承认，很少有美国人真的愿意回到15世纪，更为贴切的是，60年代70年代初文化中弥漫的怀旧，明显有现代的意味，聚焦于才逝去二十年至一百年的过去。人们所思慕的，其实是最近的现代之过去。《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谈到“沃顿现象”(描述30年代美国乡村生活的大众电视系列剧用语)时，提及对大萧条时代电影的迷恋，赞赏了20年代的艳丽时装和“旧时爵士乐”。百老汇不仅复活了《纳奈特》，而且用取自或者处于这一最近过去的一系列表演娱乐观众，包括怀旧时事讽刺剧《1936年的大戏》和桑德海姆(Stephen Sondheim)的齐格飞式《滑稽戏》。某些人认为，这确实是“怀旧的黄金时代”。但它还表明，对于过去的态度出现了广泛的长期转变。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克拉克报道对现在的大面积幻灭之后二十年，70年代的迪斯科和喇叭裤同样兴致勃勃地复活了，那是通过原始化身感觉文化衰退的象征。

对于现在的这种不满意，很快被叫做回潮，对于60年代末和70年代的文化投下了长长的阴影。不过，回潮并不像克拉克